

那朵美丽的云

NA DUO MEILI DE YUN

洪文斌◎主编

100个刻骨铭心的爱情自述

100 GE KEGUMINGXIN DE AIQING ZISHU

纯真年代的情感档案，风流岁月的刻骨记忆

在爱的领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所有的爱情都会惊天动地……



远方出版社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朵美丽的云:100 个刻骨铭心的爱情自述 / 洪文斌主编.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80723-420-3

I. 那… II. 洪…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8300 号

那朵美丽的云:100 个刻骨铭心的爱情自述

主 编	洪文斌
图书监制	陈莎莎
图书策划	符马活 冷 静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封面设计	UPPER LIMIT ↑ lzw1127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0471-4919981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600 千字
印 张	29
版 次	2009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420-3
定 价	39.80 元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序·爱情不该只是一朵美丽的云

没有人知道,究竟从何时起,人们开始变得急躁。为一份平凡的工作,为一座小小的蜗居,为了孩子的教育,为了老人的健康,为了错综的人事关系,为了缥缈的投资机会,似乎生活中的每件事,都让人焦虑,忧心,辗转。人们不再从容不迫,行色匆匆成了每个现代人统一的表情,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语都是匆匆而过,对自己,对别人,都充满了不安。

曾经是那么神圣唯美的爱情也感冒了,感染了病毒的爱情变得脆弱、功利甚至龌龊。女孩对钻石的渴望,开始远远甚于纯净的感情,男孩们焦虑于赚取足够的财富,才有底气去追求心仪的姑娘。现实中充斥着中了毒的爱情,人们只有从经典小说和剧集中,才能闻到爱情的香气。

当爱情成为通往舒适生活的快车时,一旦它发生了故障,人们就会迅速抛弃它,从一个怀抱投入下一个怀抱,甚至不需要一分钟的犹豫。当爱情被当成空虚生活的添加剂时,一夜情就成了都市生活的寻常景观,对情感的表达沦为虚伪,对未来的承诺昭示着可笑。

太多的顾虑,太多的贪婪,太多的自负,等我们去爱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了爱的能力。一个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时代,同时成了让爱情蒙羞的时代。深情总是难以启齿,既然我们总是为自己留着后路,拒绝付出,真爱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而“爱情”注定会成为一个奢侈的名词。

但在曾经的年代,在物质清贫的时候,人们之间的真情曾经深厚和纯净,那时候的爱情就像一朵美丽的云,总能在人们心里投下一个难忘的倒影。这些美丽的爱情并未随着悠悠岁月如云雾般消散,而是在经历过的人们心中,成为永久地美好回忆。《那朵美丽的云:100个刻骨铭心的爱情自述》这本书,便是对这些过往年代爱情故事

的一部纪录,它不仅承载着当事人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也是对那段难忘岁月的深情回顾和反思。

这是一本制作精良但又不张扬的爱情故事集,而且全是当事人口述整理出来的真人真事,没有半点虚假。它们记录着纯情年代里最本色,最真挚感人的爱情故事,也浸润着往昔情侣们铭心刻骨的欢笑与泪水。这些故事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之前,故事本身没有迎合大众的剧集式噱头,甚至远离主流的文化和文学,文笔淳朴,情感本真。但正是这些自然流动、朴素天然的情感,真实得让人心惊的故事情节,深深地触动了编者的心灵。读着这一篇篇或喜或悲的爱情故事,常常在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

本书记载了100个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堪称那个纯真年代的情感档案。全书分成七大部分:“月夜下,我们牵着小手”的13个故事,描述了萌芽于少年时期最朦胧纯真的初恋;“被爱情遗忘的年代”的14个故事,记录着文革期间爱情被阶级斗争扼杀的无奈;“穿越生死直达永远”的15个主人公,讲述了生命里最刻骨铭心超越生死的爱情;“心中有一块爱的领地”通过16个故事执著地诉说着悬挂于心永不褪变的爱恋;“错与对的咫尺间,我会一直等你”共13个故事,勾画了道德标准下世俗眼光里的不伦之恋;“一个人的天荒地老”的14个故事,叙述了一个个无言的结局,难以治愈的情伤;“爱为我们找到归宿”演绎了15段浪漫温馨、幸福美满的爱情故事。

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为爱情的力量振奋,也为曾经荒诞的年代唏嘘。一句无心的话可能引起一场争斗,一句残酷的话可能会毁坏一个人的生活,一句及时的话可能会平复破浪,一句充满爱心的话可能会治愈别人的伤口……生命是如此短暂,希望藉由这些故事带给你的心灵震撼,能让你感悟到如何珍重自己的爱情,珍重那个深深爱着你或爱过你的人。

它值得我们暂时沉淀下心情,坐在一个完全只剩下自己和灵魂的空间里,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香茶,一段优雅的音乐,然后静静地品读这一份美丽。跟随故事里的主人公,去探究爱情的真面目。体味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完成一场爱的救赎。

爱有时像牛奶糖,越吃就越想,太多的甜蜜变成痛的蛀牙;爱有时像杯苦茶,刚喝会觉得涩口,而后却品尝出了悠远的清香;爱有时像是阳光,照亮了希望,远看很暖和拥抱时却会被烫伤;爱有时像是星光,遥远而迷茫,在某天却指引我们一个方向,找到一生的幸福。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月夜下,我们牵着手 / 001

童年时候,有个小小朋友,光着脚丫跟我到处走,风里雨里,一起挨饿一起唱歌,小小馒头她两口我一口,等大了,掀她红红的盖头……

1. 爱如生命 (贾仙芝)002
2. 想在你心里留一滴眼泪 (酒疯)011
3. 卉儿 (祖歌)016
4. 幸福就在墙外 (范锡海)020
5. 姐姐、芬和我的爱情 (闫本植)023
6. 林妹妹 (宝玉)029
7. 感谢,棒打鸳鸯 (江海)034
8. 幽深的夜来香恋 (阿芳)040
9. 秋秋的半个初吻 (沈银法)044
10. 初恋情人三十年后见上第一面 (凌愉)048
11. 缘尽情未了 (圆梦)052
12. 河滩上的瞩望 (蒋德胜)055
13. 无情的岁月无情的风雨 (吴日昱)059

第二章 被爱情遗忘的年代 / 063

那段荒唐的历史最终使我热爱的人香魂逝水,使我们热烈而美艳的爱恋飘零于冰冷的乌龙潭,谁之过?

1. 我与斯美塔娜 (思凝)064
2. 阴差阳错怨悠悠 (谢春长)071
3. 魂牵梦绕三十年 (刘植品)076
4. 打不死再见 (王达众)081
5. 乌龙潭下的悲剧 (和鸣)084

6. 那朵美丽的云	(陈沉)089
7. 那段情,她用拥抱为我挡风雨	(林木)095
8. 情悠悠,恨悠悠	(季绪)098
9. 执着的梦	(黄维)103
10. 怜儿	(青山)107
11. 昨日的悲剧	(春安)111
12. 棒打鸳鸯	(雅敏)115
13. 魂断燕山	(华安)119
14. 也曾相逢未嫁时	(梦寒)124

第三章 穿越生死直达永远 / 127

如果真有冥冥之中的阴阳界定,如果真有神话中的来生转世,我一定不再错过属于我的爱,我要紧紧抓住幸福的手。

1. 无私的爱	(朱小燕)128
2. 不谢的玫瑰	(于敏然)132
3. 我的旋律因你而起	(雨田)137
4. 长风,我不哭	(奂回头)141
5. 我的玫瑰新娘	(春苇)149
6. 失落的雨季	(李智明)153
7. 痛苦的忏悔	(钟才源)159
8. 致命的误会	(芦荻)164
9. 血哺珍珠石	(玉车)168
10. 为爱而哭	(阿心)171
11. 永远的牵手	(慧子)176
12. 与爱擦肩	(金戈)182
13. 雨雾中,那座无人祭祀的孤坟	(雷杰)186
14. 山后,一湾清清的池塘	(周玲)190
15. 我的姐姐	(朱凤姣)193

第四章 心灵中有一块爱的领地 / 195

只有我们这段艰难而美丽的初恋历程和发自内心的纯洁得近似痴情的爱,让我永远悬挂于心,放不下,舒畅不来。

1. 风雨中飘来的一把小红伞	(山子)196
2. 紫手链	(陈枫)204
3. 还不完的情债	(蓝月亮)209
4. 那段揪心的爱	(陈明)214



4. 暧昧如糖 甜到忧伤	(梦梦)347
5. 百里外的深情	(傅秀静)349
6. 曾经爱过	(秋心)353
7. 无言的结局	(官贤政)357
8. 没有机会的爱	(林江春)361
9. 爱情需要坚守和发展	(阿斯)363
10. 仅有爱情是不够的	(袁西亮)366
11. 所苦的还是那份真情	(王祥)370
12. 酸木瓜	(张永红)375
13. 天妒真爱	(邹外来)380
14. 系我一生心 负你千行泪	(傅博)385

第七章 爱为我们找到归宿 / 393

爱,并不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而是两人望着同一个方向,共同奋斗! 今生今世,我们将这么扶携着走完一辈子。

1. 爱情一路磕磕碰碰	(刘小昭)394
2. 不知不觉爱上你	(武芳)400
3. “悍”卫我的爱	(木木)403
4. 离婚后三十天的同居生活	(旺河)405
5. “处心积虑”的求婚记	(九儿)412
6. 我自讨“苦”吃的爱情	(谭晓红)415
7. 老公的秘密	(水若幽)418
8. 爱情以私奔来拥有	(谈秋)422
9. 寻回来的初恋	(冯晓峰)427
10. 一段情缘	(吕永超)431
11. 刻在杨树上的初恋	(赵美霞)436
12. 爱的归路	(攀岩)439
13. 跨越千山万水的爱	(张子君)442
14. 握住幸福	(张旭)450
15. 因为爱,我们在等待	(江春水)453

第一章 月夜下,我们牵着手

童年时候,有个小小朋友,光着脚丫跟我到处走,风里雨里,
一起挨饿一起唱歌,小小馒头她两口我一口,等大了,掀她红红的盖头……



爱如生命

贾仙芝

我是一个孤儿，1941年，我在街上流浪时，被好心人带走，送往一座叫“快上驰船”的古庙收养。我在那里长到大约四岁的光景，还算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之后，就被一个做妓女的女人领养了。实际上，我只是她的小佣人，整天在劳累和打骂中度过。虽然如此，同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她，其实也是一个身心都伤痕累累的可怜人。长期一起生活，我们多少有了一点“母女”的感情，我也一直叫她妈妈。

很快解放了，大的苦难没了，但小的磨难没有结束。我们整天被饥饿折磨着，虽然干过搬砖工，修过竹撮箕，帮人家洗过衣服，但仍然吃不饱，两个人都很瘦弱。

这一年冬天，我帮一户姓李的人家带孩子，这算是很不错的差事，基本上能吃饱了。一晃年关近了，李家读动力学校的姐姐清玉和上高中的小儿子元吉回到了家乡。他们进门后，看到我背着他家的孩子，就很生气地对父母说：“你们有什么权利让这么小的孩子替你劳动？这是剥削！是犯罪！”

清玉姐姐放下我背上的孩子，蹲下来双手为我理顺头发，关切地问：“小妹妹，你为什么帮我带孩子？爸妈知道吗？”我哭着说：“要吃饭。”

姐姐知道我的情况后，和我一起去看正在生病的妈妈，之后又带我找工会主席。后来，我就不用再到李家带孩子。

过年了，厂里、街上都放了鞭炮。我和妈妈睡在土房子里，没有汤圆，没有肉，什么吃的都没有。新年的第一天，天刚麻亮，就有人敲了我家的门。我爬下床，开门一看，清玉姐姐和元吉哥哥拎着一大包东西站在门外。他们一边进门一边一个劲地叫：“拜年拜年！”他们的到来给冰冷的小土屋带来了节日的气氛。

清玉姐和元吉哥把包往床上一放，立即打开。哇！腊肉、香肠、汤圆心子、汤圆面、麻花、豆子、卤鸡……还有清玉姐三十晚上和大嫂连夜为我改装的衣服，连李妈妈出门穿的外衣也送来了。姐姐找来梳子、剪子，把我生了虱子的长发理顺，剪成短发，留成妹妹头。小哥哥望着我笑着说：“挺漂亮！”

那以后，他们在整个假期里常常来看我，带着我探亲访友，或参加各种义务活动。我从来没有那么快活过。

可惜很快过完了年，姐姐、哥哥上学了。这时德国式的大轮窑修好投产，出红砖红瓦了，

我和妈妈又做起搬砖工。我对他们的思念在心里翻动,常抽搬砖下河的空隙到渡口探望,盼望着哥哥姐姐一下子出现在回家的船上。我一次次地失望而回,日子在惆怅中一天天过去。

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从前线转业回来一大批解放军,又从江津、内江和自贡来了许多技术工人。党支部、团支部建立起来了,政治气氛一下浓了,清查工作也热烈而紧张地开展着。我万万想不到,妈妈居然成了清理对象。

一天下午,她被人们揪到了台上批斗。很多东西我不懂,但我听到了妈妈流着泪不停地叫屈。当妈妈说她在解放前常挨到别人的打骂时,台下的人愤怒地齐声吼叫:“说谎,胡乱编的,不老实!”我在台下听了吼声也觉得很委屈,便站出来大声说:“我看过我妈妈挨打,流了很多血,背脊骨都断了。”台下的人朝着我吼着:“把她抓起来!”于是,我也被揪到了台上。妈妈哭着说:“我坦白,我交代。她是我捡来当丫头的。解放前,我有病无依无靠怕老来没有人养,就把她当女儿。她没有罪。”妈妈的话让人们也发现,我和妈妈平时相处的表现不像母女,且长相相差很大。

经审查,妈妈被划为“社会渣子”,不能混入工人队伍。因为妈妈还在病中,工会主席廖志文说情让她暂时住在厂里,好后即出厂。我和妈妈都没有资格运砖了,她只能帮人洗衣服。我在工会的帮助下去大竹林临时学校旁听。

再往后,因为有些工人结婚后要从集体宿舍搬出,他们千催万催要妈妈滚蛋。临走时,妈妈把我抱在怀里,哭着说:“女儿啊,我们就此分手了。我背痛又吐血,出去是死是活不知道。你是孤儿,走到哪里都有人打救。以后多学文化,长大嫁个好男人,安个家,不要像妈妈走投无路。”不管怎样,她是我唯一最亲的人,一种与亲人别离的恐惧弥漫了开来,混杂着伤感与酸楚。我哭着说:“妈妈,你不是坏人。我一定去找你。”

在河边上,我泪眼汪汪地目送着妈妈手提着一个包着几件破烂衣服的包袱上了船。就这样,我和妈妈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分离。

和妈妈的境遇相比,我是如此幸运,无数双热情而温暖的手伸向我,厂里的伯伯叔叔婶婶争相邀请我住到他们的家里,更有很多人要我当他们的女儿。

又到放寒假的时候了,清玉姐和元吉哥一回来就为我的事奔走在沙坪坝和重庆市政府。最后在工厂的出面下,我以孤儿的名义被送交市政府处理。半年后,让我读书的通知下来了,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接纳了我。这天大的喜事传遍了整个工厂和街道,连理发师傅也请我去他家做客,还硬送我一个书包。在姐姐和哥哥的陪同下,我来到了自己的学校。他们为我安排好了所有生活和学习上的事情,嘱咐了一遍又一遍,才依依不舍地赶回自己的学校。

不难想象,加减乘除都不会的我,怎么会代数?每节课下来,我都如坐飞机。姐姐和哥哥上学的费用全靠大哥支付,生活也十分拮据。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钱经常到远隔百来里的女中看望我,但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后,竟商定每个星期天轮流到学校为我补课。他们借来小学课本为我从头教起。为了前途,我也非常努力。

每次家长会都是姐姐和哥哥来学校参加,期末也是他们来看通知和接我回家。他们把



我当亲小妹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和关怀着。在姐姐和哥哥的帮助下,我有了相当大的进步,终于跟上了同学们,还当上了初中部的文娱委员。姐姐当时高兴得不得了。上初三时,姐姐中专毕业分配到北京一所技术学校教书,不久就和北航发动机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尹可道结了婚。尹可道因为参加国防军工秘密研究工作,作为家属的姐姐就不能那么自由地回来了。最疼爱我的人只有小哥元吉了。

假期里,我们在嘉陵江里游泳,在操场上教小孩跳舞。我们形影不离,每天都很开心。有一次,小哥哥到厂里来接我到他父亲的坟墓上烧纸,还有七八个小孩子跟着我们。到了墓地,我和哥哥点燃香烛跪在地上拜祭。突然,看热闹的一些小孩子大吼起来:“两口子拜堂了,来看咧!元吉哥哥结婚了!”我羞得满脸通红,元吉却一脸兴奋地对我说:“妹妹,我长大了一定要娶你做妻子。你答应吗?”我不假思索,羞答答地点了点头。他拉着我的手就往山下跑,后面一大群娃娃跟着大呼小叫。

回到家,元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他妈面前说:“妈,告诉你好消息,妹妹长大要嫁给我。”一窝蜂跟着来的小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还在爷爷的坟前拜了堂呢。”李妈一听,“啪”一个耳光重重地扇在了元吉的脸上,哭着骂道:“你祖宗八代都想出个大学生。哥哥这样辛苦地供你上学,想不到你是个败家子,没出息,球本事没得却要接婆娘,伤你妈的德!”

因为这件事,李妈要我离开大竹林。大哥代替元吉把我送过了河,去找我那帮人打短工的妈妈。大哥临别时对我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等你们都长大了有工作就好办了。”虽然大哥这样安慰我,但我还是很难受,为离开自己朦胧爱着的元吉哥哥,也为离开这个把我当亲人的地方而伤心。很快,我找到了身患肺病帮别人打短工的妈妈。但快要过年了,妈妈放了假,只好带着我离开。可我们无家可归啊,迫不得已,妈妈带我投奔了一家姓侯的亲戚。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和我们过了一个热闹而丰盛的年。在这期间,我知道了侯伯伯是市政协委员。

我和元吉的初恋就在幼稚中产生了,我决定长大后要做他的妻子。他也认为要在学习上生活上要更加关心、照顾我。他忙于高考,我忙于中考,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可是我们的心里都是甜蜜的,充满着美丽的期望和等待。我每个星期都能收到他由重庆寄来的信。每封信都洋溢着无限的爱意和鼓励,每次,我都一个人静静地躲在无人的地方细细地品读,细细地回味。这一切就像哥哥在我身边对着我轻轻地说着话一样,让我的心里装满蜜糖。

我记得他曾经写了一首诗给我:

我认识了这样一位姑娘,
她美丽得像初升的太阳,
她一笑就带来了春天,
两朵桃花开在她的脸上;

我认识了这样一位姑娘，
她活泼得像涧溪清泉，
她的笑声能驱走炎夏的无奈与寂寞，
让你的快乐展开在蔚蓝的天空上；

我认识了这样一位姑娘，
她纯洁得像冬天的白雪，
她明亮的眼睛展开一片无邪的天地，
让你和她一起在狂风暴雨中依然洁白成长。

几十年过去了，这首诗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它仍然是我心中的歌，是我的最爱。

每一次，我都依照他的吩咐看后将信烧掉。我们的恋情隐密而甜蜜地发展着。

高考和中考都在1958年的7月结束，元吉哥哥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给排水专业本科，我被重庆铁路运输学校管理系录取了。

即使是假期，元吉哥哥也不能去玩，他必须在放假的第一天回家劳动。大哥建忠要去很远的地方进货，家中又添丁进口了，大妈和大嫂忙不过来。我因没地方可去，一接到录取通知书，就带着脸盆、衣物、书籍到铁路学校报到了。学校只住了几户老师。见我情况特殊，一位姓龙的女老师留下我为她家干零活，帮她带小孩。

开学的第一个星期日，我正在洗衣服，元吉哥哥突然出现在洗衣台前。他给我带来了很多用的吃的，说这是大哥大嫂背着妈妈给弄来的，其中有一双布鞋是大嫂在煤油灯下为我做的。他们让元吉哥哥捎来一句话：“顺妈一口气，她老人家维持这个家也不容易，不是不爱你。”我听了心里暖烘烘的。

从此，每个星期日的早晨，元吉哥哥都会来学校找我，带来些他省下来的馒头和咸菜。除了检查我的作业和了解学习情况，他还经常带我去爬山。汪山、小黄山上布满了我们快乐而瘦瘦的脚印。我们在山上放开喉咙大声唱着：“八路军来了烧开水咧，日本鬼来了埋地雷！八路军来了……”“黄油扁担颤悠悠呀，姐哥呀哈呢呀！排排白米下柳州呀，姐呀姐呀下柳州……”

元吉哥哥来校探望的事很快就传到班主任的耳里了，他狠狠地批评了我。我们不能再在学校见面了，元吉哥哥只好在校门外三里地的马路边等我。我们偷偷地见着面，虽然没有新的内容，没有更激情的话语，但能见上一面就足以让我们那样的满足，那样的充实和快乐。

因为每次考试我在班级里总是名列前茅，很快地我当上了文娱委员和学校的播音员。随着大环境一天天地紧张，生活物资越来越奇缺起来，我们开始了粮不够瓜菜代的年月。我明显地消瘦了，元吉哥哥的眼眶和两腮也深深地陷了进去，但他照样把他省下的馒头给我带来。我永远记得，当我狼吞虎咽地吃下那些快干成粉末的馒头时，哥哥眼睛死盯着我的嘴猛往肚里咽口水的样子。我有力气和他说说话了，唱着跳着，他却很少出声，偶尔一两句也是



有气无力的样子。突然我想起来了,我追问他每个早晨乘车来的钱是从哪得来的?他在我的多次追问下才说:“我是走路来的,头一天晚上出发,第二天早晨才能赶到。中午往回走,晚上能赶回学院。”我忍不住痛哭起来,追问着这干馒头的来历。原来都是他饿着肚皮存起来的。哪能这样啊!我第一次生了他的气。我恨自己呀!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现?

我们默默地坐在小山包的一棵树下,默默地流着泪。我心痛他呀,我的傻哥哥,他是宁愿饿死自己也不会让我饿着。最后,他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可以看到你,又可以锻炼。你看我的身体多棒,像生铁一样结实。”他有气无力地挥了挥那黯淡瘦小的手臂。我看着越觉辛酸,泪水更多了。他手足无措起来:“不哭了,好不好。其实能看到你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这点苦算什么?看你一眼,我就不饿不累了。山珍海味也比不上看你一眼呢。好了,我要回去了。”为了使哥哥放心,我强忍着泪水。望着他单薄的身影越走越远,消失在风的尽头,我任由泪水在风中飞洒。

我十六岁生日那天,哥哥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些钱,带着我到大坪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我最重要最珍视的一张照片。我笑得那样甜,我清楚地记得哥哥逗我笑的样子,他那张苍白而瘦骨嶙峋的脸当时就像寒冬里的梅花一样在我面前绽放。

假期我都是在学校渡过。有时妈妈也来校看我,带些衣物和钱。为了划清界限(她是“社会渣子”),她从来都不敢进校门,送了东西就往回走,她说:“再也不能拖累你了。”

第四学期放暑假前,嫂子突然来校找我。原来清玉姐姐要从北京回来探亲,信中叫我一定要回家团聚。当时她还不知道我和元吉的事。

不久,嘉陵江发了大水,冲走了龙王庙也冲走了房屋和庄稼。江上早已封渡。我一放假就急忙往回奔,可到渡口一看就傻了眼。一片汪洋,水急浪高。岸东岸西挤满了看大水 and 捡浮财的人,也有被大水挡在岸边几天的路客。我急得哭了起来,爬到岸边的崖顶上大喊:“元吉哥,建忠哥,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许久,他们终于望见我了。我看到建忠哥和元吉哥冲向系在岸边树丛里的小船。很快,很多人都来帮忙把木船抬到岸边,放下河,然后用力把小船往上游拉。拉了很远很远,两位哥哥上了船,用杆一撑,船在汹涌浪涛中就像一片不能自主的树叶,顺着水路直冲,时隐时现,时浮时沉。岸上所有的人都在屏着呼吸看着这一幕。船很快就冲过了我站的河段,我飞也似的跟着船顺着河边跑。等他们刹住船收住桨,船已停在渡口往下的几里地了。他们浑身是汗和水。还没泊岸,元吉哥就跃出船向我飞奔而来。我们像久别重逢的亲人,紧紧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一刻,我们真不想分开了,思念与惆怅在这一拥中化为乌有,只剩甜蜜和快乐。那一刻,江水在为我们歌唱,两岸的乡亲在为我们欢呼。我们久久地拥抱,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也忘记了在一旁不敢正视这种场面的大哥。大哥的心里是高兴的,同时又是矛盾的,他怎样向大妈交代呢?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拥抱,第一次身体接触,却是这样自然,不由自主。当时,这样的举动无疑是另类的,但所有的乡亲却为我们欢呼叫好。没想到,这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身体接触。

清玉姐回来了。她带着我们一群大孩子、小孩子去干公益劳动,或打扫菜市场卫生,或冲洗厕所、填路坑,带着我们去访问军属,访问老教师、老工人,还召集厂里和街上的中小學生排练文艺节目,晚上点着汽油灯在操场演出。这些多彩而有意义的活动冲不淡我和元吉哥哥之间炽热的情感,淡化不了我们时时互相记挂的念头。但是我们只能偷偷地深情对望一两下,最甜蜜的也只是在游泳的时候“名正言顺”地互相拉了几下手。我们压抑着,也甜蜜着。

元吉哥哥对我的思念和爱情占据着我的整个身心。他说他想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甜甜地吻着我。如此简单的愿望,却让他至死也不能实现。

开学了,紧张的学习和生活又开始。元吉迟些要去武昌现场学习,而在测试中,一向成绩很好的他却有两科不及格,差点被免去外出观摩学习的资格。他写信告诉我说,因为想我睡不着而注意力不集中,成绩有所下降了。那时学院有规定,期末考试若有两门主科不及格会被勒令退学。我很焦急也很生他的气,若是这样的话,他怎么对得起为他辛苦操劳的妈妈和哥嫂?如何面对关爱我们的乡亲父老?我立即给他去信,要他必须迎头赶上,拿不到全系第一名,领不到毕业证书不许来见我。我说,我不会爱懒惰的人。之后,我硬着心肠不再给他写信,他来信,我也一封不回。这种近乎残忍的做法让我的心情天天处于无限压抑和痛苦之中。我一想到他会因为我这样而痛苦得焦头烂额和心肝俱碎的时候,我就泪流不止。

一天,老师通知我立即去校办公室。当时学生是不会轻易到办公室的,它就像旧时的衙门一样严肃阴森。我忐忑不安地进入办公室。校长像一尊佛一样一动不动,也不开腔。而坐在竹沙发上的公安人员更让我突然发抖。最后公安人员很严肃地示意我移凳坐下。我感到这是在受审,跟那时清理工人队伍一个样。还没坐定,他们就威严地要我交代什么时候送过什么信给国民党暗藏特务。我如坠五里云雾,恐惧和委屈随之向我袭来。为了表示对共产党的忠诚,我努力在脑海里一个一个地追忆和我有过接触的人,但没有谁像国民党。我小心地说:“我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孤儿。党送我治病、读书,我怎么会给国民党送信呢?”校长说:“你少废话!你反省几天,老实交代。既然是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为什么要帮国民党做事?做了坏事可以立功赎罪、坦白从宽!”我急得眼泪汨汨地流。

我被这种突然的打击打蔫了,本来很饿的肚皮也没有了食欲。我怎么成了敌人?我怎么会是敌人了?我是国民党特务?我多么想元吉哥哥就在身边呀,但我又担心他知道这个消息。这对他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我为这个问题日夜思想,时时惊恐,生不如死。好在学校安排了我们年级去铁路线学习,我全身心投入到实习中,暂时摆脱了这个问题的困扰。在铁路线上,我出色的工作和表现赢得了重庆站的领导们的赞赏,他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对我说:“听说你在校是广播员,欢迎你毕业后到本站工作。”正在同学老师们对我如此美好的“明天”羡慕不已的时候,学校通知我立即回校,三小时内不返校立即开除。同学们都善意地提醒我说:“可能是谈男朋友的事。”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心中一阵悲凉透过。

一到校办公室,他们立即开门见山地问我:“两年前,你去找龙隐路一户侯姓人家是怎么回事?你带了什么去?领了什么回来?”这时,我才明白一切的起因只因为我无家可归时在侯



家过了一个年的缘故。但是我能说出个什么头绪来？交头接耳的公安竟说我“挺老练的”。他们又将我带上吉普车，一口气开到杨家坪公安驻地。在那里，我们逗留了几天。一个女公安和我住在一起，她天天跟我做思想工作，但我不懂大人们的意图，也就无从反省交代。

当他们把我送回校时，实习的同学也都回来了。我在公安人员的夹送下，穿过长长的校道走向校长办公室。大楼的窗口上、过道上全是看热闹的人。那一刻我真想钻入地缝里永不出来。仅过了一个上午，教学楼的墙壁上就贴出了很多标语：“坚决要求学校把恋爱专家开除学籍，严肃校纪校风！”“坚决支援公安部门严惩破坏校纪校风的×××。”下款都是我班的班委会。学校在还没弄清楚问题的时候，为了免除政治干系，决定先全校大批判我谈恋爱的行为。在会上，群情汹涌要求我坦白“丑事”经过。我一想到我心爱和深爱我的元吉哥哥，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我慢慢地将我们恋爱的过程连细节都说了出来，想不到在座的同学老师都哭了，很多同学当场为我求了情。

接下来又开始了第二次实习。实习还没结束，公安又来了。几个大胆的同学找到司机求情说：“解放军叔叔，放了她吧。”我的内心痛苦极了，为自己的冤屈，也为自己的有苦难言。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我借去宿舍取衣物之机向食堂外的大堰塘跳了下去。却没想到自己会游泳，死不了还呛得难受。到了大坪公安局，审问的人态度更不好了。他们说：“你以死抗拒。你已经十八岁了，法律可以惩处你！人不大，学的怪招还挺多。”后来听人说我妈妈也关在这里。她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带什么信一定是我女儿干的，她有文化会写信。当时我反复在想一件事，为什么共产党不要我，不承认我是他们的人？为什么硬把我往国民党那儿推？我写信去砖瓦厂，廖叔叔却回信说：“我只知道你七八岁的事，这之前和之后你有没有做坏事我不能保证。”我又去信四女中找班主任，班主任却成了右派，没权作证。我提出去找李妈妈和元吉作证，公安人员带我去了大竹林。一到家，公安人员就给李妈妈叽里咕噜地说了些什么。李妈妈就像换了个人，立即变了脸叫我滚，叫我不许去找她儿子，她们家是清白的，不和反革命打交道，她的女婿在部队是高干，女儿是动力学院的毕业生，都是在部队中，都是党员。我们最恨国民党，滚开！滚开！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孤独无助，心里一阵一阵发冷。我在最痛苦的时候连叹息一声“父母啊”的权利也没有，我第一次这么深切地体会到我是孤儿这个身份。我的家在哪里？谁将我带到了这个荒凉的世界？亲爱的元吉哥哥，你还会理我吗？

离校一个多月了，他们什么也问不出，但还经常开导我说，交代吧，只要你说给姓侯的送过信，谁给的就行了。你当时是孩子不懂事，无意中被坏人利用是可能的。但我不愿为了自己解脱而去伤害别人，那是天理不容的。最后，他们办了手续送我去改造。我怀着凄苦的心情坐上重庆到成都的火车，望着生我养我的山城，多想有亲人相送啊。我泪水涟涟，隔着车窗对着朦胧而向后逝去的故乡说：“妈妈，元吉，我走了！”

在成都地方铁路局，我一边工作一边接受人们的改造。一位姓唐的铁路处长总找机会对我动手动脚，我极力反抗不让他得逞。于是他尽在大会上向工人们宣布我是有政治问题没有交代清楚的人，在这里是接受改造的。很快，我又被分到彭县铁路小车站那里，开始另